

懷念鍾期榮校長（上）楊永漢

（信報，2014年3月14日）

七十至八十年代初，我就讀樹仁學院，正遇上政府要求學校改制，成為「二二一」制。時任教育司司長陶建更訪問學校，正好是參觀我正上的課，當時大部分同學都不太清楚制度的利弊，學生除私底下傾談外，校方亦舉辦座談會。

記得那夜，整個萬茂里的天台坐滿了同學，不同的學系同學都先後發言。鍾校長不斷的解釋政策，她告訴同學，這是我們重要的決定，她不敢獨斷獨行，必須取得共識，她才能堅持下去，因為中間的利益實在太大。隱約記得當時校長說人家給了很多利益與你，就是要你不承認自己是大學生。你們要決定了，往後的投票結果是94%以上反對「二二一」制。有老師上課打趣說，我們的投票結果，把他們的高薪厚職掉進海裏。

最後，校長接受投票結果，堅決拒絕改制，達數十年之久，中間的壓迫利誘，閒言諷刺，實在不是常人能支持得了。校長最不高興的是，其餘有份接受改制的學院，原先商議是共同進退的，最後關頭，都接受了政府的方案。

八十年代中後期，政府給了寶馬山山麓樹仁建新校舍，由於位置在山坡，樁柱的費用甚鉅，學校又缺少資助，校長為興建校舍及學生宿舍，幾乎典盡所有，傾家辦學。九十年代初，專上學院相繼開辦學士課程及升格為大學，當時樹仁的學生受的壓力最大，師弟妹到時任教育統籌司楊啓彥處抗議，要求給樹仁合理的地位。

他們得到的答案是「回去問鍾期榮校長」，意思是你們的處境是鍾校長弄出來的。我在學校任教也經常給同事揶揄，說樹仁當時放棄改制是咎由自取。校長與校友承受的委屈可謂不少，原來跟風轉舵，隨波逐流，真有天大的好處，只要死跟當權者，就事事亨通；反之，擇善固執，維持自我尊嚴，就是食古不化。有師弟妹曾跟我說，現在我們好像四不像。我聽後很難受，假若校長聽見，相信更難受。什麼是「風骨」？師弟妹忘記了。